

著者：王德信 譯者：趙劍

太陽的寶庫



光華書店發行

太陽的寶庫

布萊士欣著

劉煒譯



太陽的寶庫

著者 布黎士汶

譯者 劉 寧 鴻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 各地 •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TAIYANGD
BAOKU

一九四七年八月大連初版

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哈爾濱再版

東北初版發行三千冊

在彼列斯拉弗里，薩列斯基城郊外，靠近勃魯道窩沼澤地帶的一個村子里，有兩個失掉父母的孩子。他們的母親病死了，父親陣亡了。

我們在這村子里住的地方，離兩個孤兒的家通共才隔一道門。當然我們也同別的隣人一樣，但凡能幫他們忙的地方便極力幫忙。他們年紀都很小。娜絲卡長得像個長腿金雞。她的頭髮既不是黑色的也不是淺色的，彷彿黃金鑄成的一般，像金幣大小的雀斑稠稠地佈滿了全臉，而且它們緊緊的擠着，四外蔓延着。祇有鼻子是潔白的，像鸚鵡似的向上翹着。

米特拉沙比姐姐小兩歲。他才十歲掛零，他個子挺矮，但却魁梧，廣額寬頂

的。這是一個執拗而要強的孩子。

「小矮瓜莊稼漢」，在學校里老師這樣稱呼他。

小矮瓜莊稼漢同娜絲卡一樣，滿臉是黃金的雀斑，他的鼻子也同姐姐的一樣淨白，像鸚鵡似的向上翹着。

父母身後一切農產都遺給了子女：兩間茅屋，牛兒左爾加，牛犢兒道乞加，山羊傑列查，還有沒起名的公羊和母雞，黃金的雄雞彼加，小豬赫蘭。

除了這些家產，遺給孩子們的就是對這些生物的照顧了。在愛國戰爭的艱苦年月里，我們這兩個孩子，對這種災難能應付得了嗎！起初，我已經說過，孩子的遠親近隣都來幫助他們。但這兩個聰明和睦的孩子自己很快地學會了一切，開始把日子過得挺好。

這兩個孩子多末聰明呵。只要一有可能，他們便參加社會的工作。在集體農莊的田地里，在草場上，在牲畜院子里，在會議席上，在防坦克壕溝里，都能看見他們那隻小鼻子；在牲那末剛烈的小鼻子。

我們在這村里雖說是新來的，但對每家的生活都熟悉。現在我們可以斷言：像我們這兩個可愛的小人兒這樣和諧地生活和工作的再沒有第二家了。

正像故去的母親一樣，娜絲卡在太陽沒有露紅的時候，在黎明之前，一聽見牧人的喇叭聲就起身了。手里拿着樹枝子，把她心愛的牲口羣趕了出來，然後連忙回到屋里。她不再躺下睡了，升着爐子，洗淨土豆做飯，這樣操持家務一直忙到夜晚。

米特拉沙跟父親學會了做木器食具，缸、桶、盆。他有套木匠傢具——鉋子比他的身材長兩倍多。他用這套傢具接連不斷地趕造木板，溪攏起來然後打上鐵箍或者木箍。兩個孩子身邊守着一頭牛，本來沒有到市場賣木器的必要，但善人們來求：有的要洗衣裳的木桶，有的要接水的木缸，有的要小桶醃王瓜或者香菌，或者要帶狗牙的普通木器栽花。

人家的請求他都照辦，然後人家也給他好處。除了木匠活，他身上還負擔着男人的農事和社會的事業。他參加所有的集會，竭力了解公眾所關心的事體，他對這

大約也有所領會。

娜絲卡比弟弟大兩歲是很好的，不然他一定自大起來了，在他手足之誼中就不會像現在這樣無懈可擊的平等了。就是現在米特拉沙有時想起父親怎樣訓示母親，便學起父親的榜樣，也想教導姐姐娜絲卡。但姐姐很少聽從，站在那兒笑笑吧了。那時「小矮瓜」便發起脾氣而且擺起架子來了，翹起鼻子，總是說：

「你真會！」

「你擺什麼架子？——姐姐反對道。」

「你真會！——弟弟生氣了。——娜絲卡，你自己在擺架子。」

「不，是你！」

「你真會呢！」

折磨了執拗的弟弟後，娜絲卡便用手撫摸他的後項，姐姐的小手剛剛碰到弟弟粗碩的後項，父性的自信馬上就離開主人了。

「來我們一塊拔草吧！」——姐姐說。

於是弟弟便開始拔王瓜地里的雜草。或者掘甜菜，或者栽土豆。

在愛國戰爭期間，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困難的，這種困難大概是在全世界上從來沒有過的。孩子們也得嘗到許多操勞、失敗、苦惱。但他們的和睦戰勝了一切，他們生活得很好。我們又可以堅決的說：在全村里沒有一家像衛西爾金家兩個孩子——米特拉沙和娜絲卡——那樣和衷共濟的了。我們以為這大概是雙親的不幸而把兩個孤兒緊緊地團結在一起的。

二

酸的，對健康頂有益的酸莓子（註），夏天的時候在沼澤中生長着，人們在秋末採集它。但是，不是人人都知道有一種在雪底下過冬的頂好頂好的酸莓子——

我們叫它做甜的酸莓子。我們那兒把這種般紅色的春季酸莓子跟甜菜一塊在沙鍋里燉，當作糖跟茶和在一起喝。要是沒有甜菜，就光把酸莓子和到茶里。我們親自嘗過這味兒，還不錯，可以喝；酸味代替了甜味，熱天喝起來那就更好了。用甜酸莓子做的粉凍味道是多末美呵！酸莓子湯又是多末可口呀！而且我們老百姓認為這種酸莓子是祛除百病的良藥呢。

這一年的春天，茂密的樅樹枝在四月底還積着殘雪，但在沼澤中總是和暖得多——這時節那兒的雪已經完全化了。米特拉沙和娜絲卡聽見這話，便準備去採酸莓子。天還沒亮，娜絲卡就喂好了牲畜。米特拉沙拿起父親的双筒槍「土爾加」，招引沙鷄的鳥哨，指南針也沒有忘記帶着。以前父親到森林，永遠不忘記帶着這個指南針。米特拉沙時常問父親：

「你在森林里走了一輩子，你對整個森林已經像對自己的手掌一樣清楚了，爲

註：酸莓子屬於石楠科，生於北方濕地，果小莖細，匍匐於地。七月開淡紅色的小花，花後結漿果，秋

日紅熟，味酸而甜。俄文名：КРАСНОЯБЛОНКА

什麼您還需要這個針？

——你要知道，德米特利·帕弗洛維支——父親答道，——在森林里這個針對於你比親生的母親還仁慈：有時天空被烏雲蓋着，你在林子裏看着太陽定方向就不行了，只好摸着走，這樣就會走錯、迷路、挨餓。那時你只要看看針，它會告訴你家在哪兒；照着針一直走回家，那兒便有飯在等着你。這個針比朋友還忠實：你的朋友有時會對你變心，而針却永遠不變心，不管你怎樣轉弄它，它總是指着南方。

米特拉沙檢查過這個奇妙的玩意，把羅盤關上，爲的針在路上不發生多餘的震動。他照着父親的方法把綁腿包紮好，登上靴子，戴上帽子——這頂帽子舊得帽沿裂開兩層：上層皮壳翹得遮不住太陽，而下層幾乎垂到鼻樑上。米特拉沙穿上父親的舊上衣，說得確切點，穿上領子罷了——破得只剩個領子聯着前後襟。以前原是自家織的好料子，在腰間，小孩子用帶子把不相聯的衣襟束扎起來，父親的短上衣穿在他身上，像個大衣，裾緣掃着地。這個獵人的兒子腰間插上一把斧頭，裝着指南針的口袋挎到右肩上，「土拉造」的雙筒槍背到左肩——這樣一來，在鳥獸看來便

成爲頂可怕的样子了。

要出發的時候，娜絲卡把大籃子撈到用手巾墊着的肩膀上。

——你幹麼要帶手巾？

「當然囉，——娜絲卡答道，——你難道不記得母親是怎樣去採香菌的嗎？

——採香菌！你懂得什麼：香菌多，會勒着肩膀的。

——也許酸莓子我們採得更多呢。

米特拉沙剛想說「你真會」，忽然想起父親講過酸莓子的話，那時正是送他去打仗的時候。

米特拉沙對姐姐說：



——你還記得父親對我們講過的酸莓子的什麼話嗎？在林子里有一塊寶地……

——記得，——娜絲卡答道：——講過酸莓子，他說他知道一個地方，那兒的酸莓子成堆成堆的，但他講過寶地什麼話，我却不知道。我還記得他講過有一個可怕地方，——叫作「瞎眼泥潭」。

——就在瞎眼泥潭的附近有一個寶地，——米特拉沙說。——父親說過：朝着高峰走，過了高峰向北走，翻過「響松崗」仍然一直向北走，不遠就看見那塊寶地了，整塊地都像血一樣的鮮紅，通通是酸莓子，還沒有人到過這塊寶地呢。

米特拉沙講這話時已經是在門口了。這時娜絲卡忽然想起：昨天還剩一鍋未曾動過的土豆呢。把寶地的事情忘記了，蹣手蹣腳地走到灶前，把一小鍋的土豆都倒到籃子里。「也許我們又會走錯路的，——她想道——麵包我們是帶够了，還有一瓶牛奶，土豆或許也有用。」

在這工夫，弟弟以爲姐姐還是站在他背後，對她講奇妙的寶地，真的，到寶地的途中有個「瞎眼泥潭」，在那兒死過許多人和牛馬。

「噯，你說寶地是怎麼回事？」娜絲卡問。

「原來你一點兒沒聽見！」——他猛醒似的說道。

在路上他向姐姐又重述了一遍由父親那兒聽來的誰也不知道的，生着甜酸莓子的寶地。

三

勃魯道窩沼澤這個地方，連我們也常常在那兒迷路，像差不多的大沼澤一樣，邊緣是楊柳，赤楊和其他密得不透縫的灌木林叢蔽。第一個通過這沼澤外圍的人，手中拿着斧頭，替別人斬出一條通路。後來經人踩踏，腳墊陷下去了，小徑變成溝渠，水流在里面流動着。兩個孩子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不費勁地就走過了沼澤的外

圍。當灌木林不再遮着前面的景緻的時候，在第一道晨曦里，沼澤像海似的迎着他們展開了。本來這個勃魯道窩沼澤是古代的海底。正如在真海上有島嶼，在沙漠中有沃原一樣，在沼澤中也有高崗。在我們勃魯道窩沼澤中，這些滿生着高大的松杉林的沙土高崗，叫做松杉崗。在沼澤中走不遠，兩個孩子爬上第一個松杉崗，即以「高峯」的名字著稱的那個崗。在最初的曦光中，從這兒高處的空地上隱隱約約地可以看見「響松崗」。

還沒到響松崗，差不多就在小徑附近，就發現了零星的血紅的酸莓子果兒。這兩個採酸莓子的獵人一上來是把果兒向嘴里放的。誰要是從來沒嘗過秋季的酸莓子，一下子就吃春季的，他會酸掉牙的。但這兩個鄉下孤兒却很清楚秋季酸莓子的味道，因此當現在他們吃到春季的，便口口聲聲地說：



——多末甜呵！

響松崗張開了它那寬闊的林巾，道路歡迎孩子們；現在四月里，在這路上還滿蓋着深綠的越橘草。在隔年的葱綠中，有些地方可以看見初放的白色福壽草的小花朵，和狼絲草的小而香的紫色小花朵。

——這種花的味兒很好，你試一試折一朵狼絲花，——米特拉沙說。

娜絲卡試着想折斷一枝，但怎樣也折不斷。

——爲什麼這種絲子叫做狼絲？——她問道。

——父親說，——弟弟答道，——狼用它編籃子。

他說了這話便笑起來。

——難道這兒還有狼嗎？

——當然囉！父親說這兒有一個最可怕的狼，名叫「灰地主」。

——記得：就是那個在戰前傷害我們的牲畜羣的那個。

——父親說，它現在住在「旱河」中的鹿窠里。

——它會惹我們嗎？

——讓他試試看！——載着双沿帽的小獵人說道。

當孩子們講這話的當兒，天快要破曉了，響松崗充滿了鳥的歌唱，野獸的長嘯，呻吟和叫喊。這些鳥獸並非都在這崗上，但從潮濕的，悄然無人的沼澤中，所有的聲音都集中到這兒。在乾地上的響亮的松杉崗返響着這一切聲音。

可憐的小鳥和小野獸們，不管它們怎樣受盡折磨，還是竭力說出一句共同的，唯一的美妙語言！甚至像娜絲卡和米特拉沙這樣普通的小孩子都懂得它們的努力。它們每一個都祇想說出一句美妙的語言。

可以看見鳥兒怎樣在樹枝上唱歌，它的羽毛怎樣因使勁而顫動。但它們仍然不能像我們人似的說話，它們只好唱歌，喊叫，叩敲。

——特克，特克！——微微地能聽見碩大的松鷄在黑松林的深處叩敲的聲音。

——唰兒——唰兒！——這是野公鴨在小溪的上空飛過。

——咯啦——咯啦！——水鴨子在湖上叫喊。

——姑！姑！姑！——這是在樺樹上的紅色山雀的聲音。

有着像壓扁的別針似的長鼻子的，灰色不大的山鵲在空中被野沼鵲追逐着。大沙錐鳥似乎的叫「肉乎，肉乎！」雄山鷄在某處咕咕嚕嚕和啾啾地叫，白色的鷓鴣像巫婆似的大笑。

我們這些打獵的，從小就聽這些聲音，所以知道它們，而且分辨得出。我們歡喜並且很清楚它們每個在努力說哪一句話，然而又說不出來。這就是爲什麼當我們在黎明的時候走進森林中一聽見這些聲音時，就像對人們似的說出了這句話：

——你們好啊！

彷彿它們那時也快樂起來了，彷彿它們每個也都齊聲響應，由人類的舌頭發出的美妙的語言。

於是它們也咯啦咯啦，啾啾啾，特克特克，唰兒唰兒，咋咋咋，盡力用各種聲音回答我：

——好啊，好啊，好啊！